

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  
 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  
 行事和調海內不關不怒善安足養而  
 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為政之意當其中  
 欲置以為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國  
 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強聒強見  
 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  
 自為太少寧已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為  
 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  
 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  
 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陀頭道者勤儉於  
 己而周悉為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  
 弗及遠矣圖傲乎一向頗難釋諸解唯  
 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  
 謀踈也言其恭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  
 一己之力濟天下之眾而不度其難行  
 也不務苛察是謂善者不借物以榮身  
 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也外行  
 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  
 寡淺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

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極言其  
 不能躋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  
 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  
 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洪百堅 製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傳八

武林道士楷 傳勇學

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  
 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  
 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謹骸  
 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  
 下之大聖推拍斲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  
 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  
 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  
 磨石之陵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惠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  
 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其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難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祭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泠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傷焉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橫復高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推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矚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免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欲令去之如上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夫去

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蒙傑所以笑之未合至道故爲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窳然逆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雖立法而旣斷無圭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爲不知道雖然祭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過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冷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爲道三子以道爲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己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其所以復而其甚甚乃其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爲道理者以爲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

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該傑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己也推拍旣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推拍鍊治之旣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隨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

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爲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者乃所以爲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蒙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窳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爲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旣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推拍旣斷爲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縈於無知之域三子雖非知道祭

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餐宋尹文非唯不  
 如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  
 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餐制行舉離於  
 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其為甚故  
 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  
 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  
 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  
 其道與宋尹異故齊萬物以為首非若接  
 物以別宥為始者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  
 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而不能辯  
 由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不可故混之則  
 適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  
 以慎到棄知而不辯去已而不接緣迹於  
 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適之求  
 言之通而欲動之冷汰自放不累於物故  
 以薄知為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  
 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聖則有  
 德行笑而非之皆不高之意推拍者支其  
 特往之形既斷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究  
 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

若死灰魏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  
 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  
 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隨其德全而動  
 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已所以惠  
 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  
 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  
 物以塊然為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  
 德者有心所得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  
 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  
 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窳然幽隱  
 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  
 聚觀以未能齊萬物既斷無圭角貌其所  
 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  
 三子鑿嘗聞道而未得道也老子嘗曰絕  
 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  
 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  
 其為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  
 在己以法治物則事無疑或故忘知而無  
 擇唯執法而行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

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  
 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  
 而無遺有自然之法也慎到以下四句謂  
 必如此然後可以無遺於汰猶揀鍊以法  
 揀鍊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用法雖  
 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不立亂莫  
 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能無患誤解  
 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  
 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推拍敲斷柱  
 楛既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  
 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然安處靜  
 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  
 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  
 為言其枯槁絕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  
 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  
 莫之非如風窳然有音無辨是為得不教  
 焉及其反於人情又未免敲斷刑截此所  
 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  
 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為學而有關於時但  
 其立教非正耳

爲齋云趣物爲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齋之隱士其說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爲首者無爲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己無爲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讓解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爲非推拍既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轉無是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己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看此議論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此等人爲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言曰古之爲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發言如飄風窳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

合倫類而觀不免爲一偏之說但求無圭角而已既斷與前較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爲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况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辨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己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己之源以清泠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誤解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爲治者句配上文義自明白推拍報管較斷即後文既斷謂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

周決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魏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窳然無心於是非之辨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則彭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畜之徒故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

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已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夫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浴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谷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靜若水鏡喻常無情易乎寂乎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然而已無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遠知過分以治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全性全然後歸之如漢谷天下樂推而不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群實無藏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無為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倭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各理根於太極之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甚泰至順則金石無堅達逆則水氣無爽順全達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為銳各守其分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推拍斲斷以為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根溪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為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為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為道者夫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谷是所

謂福以深為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為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為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真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真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為精也常有欲以觀其微以物為粗也以有積為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為有對所謂常有亦不為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冥矣豈復分微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之以柔弱為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則以空虛為實徐而不費無為笑巧則以不毀萬物為寶存已以空虛接物以不毀孺弱謙下老子之行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已無居故能

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若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易乎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固不以為同故若和得不以為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

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為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蒙榮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有積故不足已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巋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純而後利外益而內不損任物自然不離不斷人之於福以有求求之已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柔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虛厚於處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碧虛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大虛獨與神明居不欺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冲虛物之宗也至人無已

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汗失非喪已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黑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已愈有躁則精神耗巧則為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則廣慈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真人涉世之粗迹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廣壽云以有積為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無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空虛則物皆全實理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私主自著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而無名以同於物為和以無所得為得知雄守雌以能隱於不能知白守辱居高而不為高深谷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為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

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先谷為福以深為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古以易簡為守身之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道為生物之本精微莫觀物為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為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遠神明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習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倒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為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為未未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為無

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為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恙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高晦溪谷喻善下而眾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歸然三手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羨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己可知矣凡此皆世八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文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傳元

武林道士 褚君學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悠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環連牀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說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濶聞而肆其於末也可謂調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末不訖芒乎昧乎未盡之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悠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